璧水羣英待問會元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十四

君道門

君德 附 勤德 儉德 明德

名流累業

立意發端 不已不欺之說○銘盤九字謹終如始在人君固當有不已之德暗室一誠莫顯乎微在人君尤當有不欺之心大抵君德之流行君心之發見也德之不已者固貴於始終如一心之不欺者猶貴於顯微無間何則夜氣清明不以旦晝而亡童蒙果育不以再三而瀆粹光篤實與日俱新剛徤純粹與時俱運如大明麗天綿亘萬古而光景常新太阿發硎剸裁盤錯而鋒芒不頓此之謂不已之德斂衽經筵不

以暗室屋漏而移改容莊士不以宦官女子而遷起居飲食箴誦乎先後云為舉措史筆乎左右如齋明盛服而天地神明在上在側深居燕處而十手十目所指所視此之謂不欺之心

實德實政之說○回天下之勢者必有更新之實政成天下之治者必有常新之實德以常新之實德圖更新之實政天下無難為之事矣蓋政者正也上率以正孰敢不正德者得也心有所得何求不得德乃政之本政乃德之推然而政之更新者易德之常新者難發強之志一立而整暇之功旋見議論必求於確實意向必主於的實規模必務於靠實此更新之所以為易逆順之境不同警玩之心隨變雜揉易汩其

純實奇衺易蠱其樸實虛僞易虧其充實此常新之所以爲難昔之聖人知夫國勢之風采非小智所能振刷治體之精神非小功所能整頓艱難之會不可無變通之道膠轕之衝不可徇拘攣之見必致知以爲明德之本必明德以爲治平之地世運泰亨吾德之明自若也世運否塞吾德之明亦自若也故有光明盛大之實乃收剸裁圖揆之功是以盤銘又新紀於戴記篤實自新著在易經有天下者所當念也

强德以濟時用○方今大計何如哉切於憂國者皆曰彊國勢爲急老於謀國者獨曰强君德爲先嗚呼國之强弱獨不視將之勇怯乎革邪猶在何補於秦姜維未没何裨於蜀故知君德不強將不能以自強其國國之強弱又不視兵之精

脆乎羽林無恙漢竟傻游神策雖蕃唐終陵靡故知君德不
強兵不能以自強其國國之強弱又不視形勢之得失財計
之盈虛乎江濤如故遽驚木柹之浮皮幣有餘只重輪臺之
悔故知君德不強有土有財亦不能以自強其國思昔伯益
論唐虞功化之源委惟無怠無荒一語耳而四夷來王者以
是仲虺揭成湯興王之綱領惟不邇聲色數事耳而東征西
怨者亦以是成王得文武周公治道之筋髓惟祗勤于德四
守耳而四征弗庭者亦以是堂堂中國之勢果未嘗一日弱
也惟君德之不強者實自弱之我惟自弱敵始浸強將雖勇
雖衆勢雖利財雖豐且不足以振我之弱支敵之強何也無
本故也況乎將果怯兵果弱險要已淪於盜手而供億取兵

辯於鑿空者乎

稽古偉議 唐堯虞舜之德○堯舜之聖如天之運乎無聲無臭之表大化磅礴元氣渾淪不可得而測識也不可得而形容也稱堯者曰欽明文思曰安安允恭稱舜者曰濬哲文明曰溫恭允塞曰神聖曰文武曰寛簡雖當時不能以一端盡

湯文漢唐之德○且聖敬日躋湯德之不已也之德之純文德之不已也不邇不殖不以物欲而轉移無畔無援不以人爲而間斷泜乎天運時止時行宥然神化無作無輟可謂至德也已矣抑孰知禮義以自制非矯揉之爲也聲色之不大非笑貌之恭也六事罪己質諸鬼神而無疑小心事帝建諸天地而不悖其心之不欺者何如哉迨至漢唐夙夜永惟武

帝非不欲運此德於不已也躬行仁義太宗非不欲此運德於不已也然輪臺之詔徙以重晚節之噬臍十漸不終漫不如初年之銳意方其清明則泉達而火燃及其轉移則風休而冰釋可謂不常其德矣抑孰知仁義之施不足以蓋其多慾之愆王道之行不足以掩其閨門之玷戇直一言切中膏肓書空幾字窺見肺腑其心之自欺何如哉

法祖嘉猷 本朝君臣相正○國朝聖聖相承盛德大業輝映千古固無待於繪畫天地模寫日月而可見矣姑即所聞者而稱誦之元祐初元我哲宗皇帝之盛也一時新政之聳動皆一人新德之流行則其自強不息固已進乎剛健之天矣當時鴻臣碩輔如司馬光猶以其平生學術已試於累朝者

爲聖德之助必曰安百姓利萬物斯可以言仁别賢愚辨是非斯可以言明蔽不能惑佞不能移斯可以言武投老而來納忠不已亦曰不如是不足以爲吾君成德之地也家學源流如蘇公軾未幾亦以六事奏之曰慈曰明之外諄諄乎勤儉誠謹之論不曰約已省費則曰躬親庶政也不曰畏天法祖則曰推心待下也雖言無新奇如服藥石亦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大吾君成德之地也

強政在於彊德○方今事勢適與中興初年有相似者當時大規模大議論豈不急於此顧必先以內脩李公綱之說曰新盛德以動天心張公浚之請曰正心脩身以感天下許景衡則曰今思所以強中國攘夷狄在脩德而已丹青議論可

謂著明新臚規模猶爲刻牘黃門聊備掃灑官人僅給使令外戚無濫恩內帑無妄費軍國大事坐小閣以靜思將臣論兵過乙夜而不寐謂憂勤以成務之詔味焦思先吾身之詩想見其恫瘝之切憤悱之深黽勉之誠堅忍之力直不知有九重之貴有四海之奉也自強如此何憂女眞邪

時文警段 實德貴乎常新○易新者在政難新者在德皇上孜孜日思已有進德之資矣不識亦加意於進德之實乎德者何心是也中庸曰尊德性尊是心也大學曰明明德明是心也心之爲德以公而清以私而濁以理而明以欲而暗苟新其德則清如止水明如皦日公勝而私泯欲盡而理融守之以精一持之以悠久必日就月將緝熙不已而後可謂之

新一息有間非新也閑邪存誠乾乾夕惕而後可謂之新一念少肆非新也自然宇定而光發室虛而白主體之於身無一日而不新推之於治無一事而不新實德實政何害其爲俱新哉不然微風過之寸雲點之涵養之力不加清明之境易汩誠恐中無定守不休於畏沮則制於拘攣不玩於虛浮則淪於姑息今日之所謂俱新者恐不能保其往矣是豈非實德常新之爲難乎

德新則治日新○進德無止法此心清明則此德日新而不息致治有成法此德剛健則此治日新而不窮政之未新德之未新也天下固無趨而難回之勢聖人常有純亦不已之德蓋聖心清明乃聖德常新之基也世之人主有能清明於

其始而不能不晦蝕於其後心苟不立清明何有惟見其始勤而終怠也始警而終玩也始乎天理終乎人欲也始乎與治同道終乎與亂同趣也又何足以語常新之功哉是以堯之廣運舜之日致禹之孜孜湯之又新文武之勤成王之就將無非以付畀之重而為是憂勤其於天命也不曰永保天命則曰祈天永命盡保位之實則知夫位天位也盡愛民之實則知夫民天民也其於祖宗也不曰繩其祖武則曰昭其先功盡尊祖之實則不惟皇祖有訓當念也盡敬宗之實則不惟明堂宗祀而止也故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毋念爾祖聿修厥德此古昔帝王所以如是之拳拳也

立德貴乎有常（）為治無他道在乎常其德而已常者何曰

新又新之謂也天以常故不息地以常故厚載日月以常故久照人君中天地而立並天地日月之明自非有常新不變之德其何以圖事揆策運行萬化而措斯世於平治之域哉故易以常久而後化成伊尹曰常厥德保厥位信矣君德之不可不常新也皇上非不銳情經術也其或黽勉於翠幄臨講之頃而轉移於燕處閒暇之私非所謂常新皇上非不留意戎備也其或戒謹於羽書方警之時而玩愒於馹報稍寬之日非所謂常新皇上非不悉心愛民也其或勤卹於清人潛散之初而懈弛於鴻鴈還定之後非所謂常新然非剛則不能新非明則不能新非遠淫聲黜色則不能新非聽讜言法語則不能新世道轉移之機特在聖心一德之常新耳

道足以化慾則慾不為害道之螟

義足以勝氣則氣不為伐義之斧

養之既熟時至氣化含穎充實固與揠苗而助長者不同

養之既深源泉有本盈科後進固與溝澮之㬥集者有異

灌溉浸潤之則君德溥博而淵泉矣

琢磨礱錯之則君德温粹而精純矣

細行難謹細過難防消滑之私難塞悠悠之念難去浸潤之

佞難遠先入之語難忘

堯舜禹湯世主之父師諫臣拂士世主之藥石恭敬慈儉勤

勞憂畏世主之繩約

宴安怠惰憂勤之鴆毒也附耳屏語讒諂之鼠穴也暴虐不恤寛仁之尋斧也優游不斷剛决之掣肘也不惜名器決奔競之隄防假借威福授陵奪之太阿者數之失不在多也有一于此滿害俱喪

當今獻策君德不容作輟〇且以君德言之乾旋轉德之坤剛也否休泰通德之明也損上益下德之仁也惡衣非食以昭其儉學聚問辨以昭其勤此德之大蓋有參天地而關盛衰者夫何睿斷參於燕安之鴆勇智移於鴻鵠之轉向也衆生彙征羣邪退伏今則薫猶復至於同器向也聖恩寛大民隱屢求今則鴻鴈復蕩於离居惡旨有箴矣猶未免舉白浮觴之娛無邪有戒矣猶未忘燕歌趙舞之樂金華講說浸興

於曩時翠幄訪諮益虧於前日不已之德毋乃猶有間斷耶必也身修思永而不戕以聲色之斧尋德修罔覺而不流以利欲之波蕩以堯舜為父師以諫士為藥石以恭敬惠愛為繩度積之以歲月而無變煩之以萬幾而無倦造中庸之至全大學之定庶幾終始如一而盛德日新矣

君德要當體乾○六陽乘乾聖人位正為大君者當思所以體乎乾體乾者何剛健是也深惟今日陽氣浸微垂妖吐異翳景埋光而祲害之惡交於天食交損稼連晴接壤而昏濁之障具於地懷貪肆虐破藩毀垣而腥羶之穢慘於人魚軒融洩巧為蠱媚陽之蝕也梟鳴雜襲大肆蜂蠆陽之敝也鼠社雎盱每懷鴆毒陽之累也青天白日而浮雲重霧之繽紜

嘉禾良穀而稂莠稚稗之封殖陽方斷續陰輒崢嶸乘乾之德非大君之所當運乎

德強則國與強○嗟夫財計者國之氣血也形勢者國之膚革也兵者國之爪牙也將者國之肘臂也而國之命脉國之心腹果安在老於謀國者亦曰在君德而已凡君德之強者必精明則將之怯者可使勇凡君德之強者必振厲則兵之脆者可使精凡君德之強者必把握則形勢之虧者可使全凡君德之強者必節約則財計之歉者可使裕吾德一強雖將厥角稽首之不暇而外治猶有不舉國勢猶有終弱者乎然則強君德之說將何如一曰剛剛者不撓於陰柔撓之則剛者靡矣今朝綱既圖於翠幄而通禁之妖尚存無邪昭揭

於丹書而卻座之規或拂剛得無撓乎二曰明明者不蔽於邪枉蔽則明者蝕矣今許史之恩過優或啓壯言卑辭之托恭顯之蹊莫杜必萌浸潤膚愬之奸明得無蔽乎三曰勤勤者焦勞宵旰眞以用急爲心不以有所玩而媮也今延英之訪問雖頻何不立課程而辦事在鎬之豈樂或迴毋乃憚多故而惛憂勤如之何而不替四曰定定者主張枰局的以自治爲說不以有所怵而沮也今帝武昭回於奎畫而未能免隨敵懼辦之心責實諄勤於詔書而猶或縱在位苟媮之習定如之何而不搖

生意收結 修德以仁爲首○雖然天之四時首以春也乾之四德首以元也仁者其帝王萬善之冠冕歟惟我仁祖號稱

至仁其講周禮則曰薄征緩刑雨露之涵濡也論契冊則曰境外皆吾赤子天地之容貸也詒厥孫謀以燕翼子獨非可取法乎先儒有言曰法仁祖則至天德矣不然溫公之論三德何以獨首於仁而蘇公軾之奏六事亦何以獨先於慈哉愚敢以是為終篇獻

德以講學為先○雖然抑猶有說學所以進德必有師友漸摩之助古之人君立師保傅之官以為承師問道之本至于左右前後亦莫不有箴規裨益之力苟惟御經筵之時少而深宮宴處之時多交接儒臣之日稀而昵狎褻近之情密恐非所以養成君德也今之開陳理亂剖析經理於廣廈細旃之上者必得天下之賢士居之矣夫退朝之暇與王游處

而備顧問者尤不可不擇如是則嘉言善行何時而不聞出入起居何往而非學君德何時而不進哉

又講學進德之一助也若夫侈金華之講誇車馬之榮未足以知養君德之義而指千載之難言惟故事之是奉是又沮其君稽古進德之志皆不足為今日道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易乾卦 臧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左桓二年 帝章詔曰明君之德啟迪鴻化緝熙康乂後本紀

歷代事實 堯舜善積而名顯德彰而身尊前漢董仲舒策 益曰都帝德

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奄有四海爲天下君書大禹謨德威惟畏德明惟明稽堯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俗不唐堯以德化爲冠冕後漢黃瓊傳孔子曰舜其大孝也歟德爲聖人尊爲天子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禮記中庸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莊子天道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史記本紀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書大禹謨或問絕德曰舜以孝禹以功揚子惟禹體道功厚德懋書仲虺之誥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禮記大學太戊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殷道復興詩烈祖高宗有鳴雉之異懼而修德殷道復興詩元鳥注周王孫滿曰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

十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左宣三年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應異爲周出[illegible]語傳[illegible]王詩曰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榭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皇矣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皇矣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饗天祿子孫賴之[illegible]十八年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illegible]一成王祇勤于德夙夜不逮周官假樂嘉成王也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假樂漢高祖實天生德聰明神武敘傳高皇帝聖德茂盛受命溥將

欽若稽古承順天心韋元成傳文帝漢興至孝文四十有餘載德至盛也史贊 本天以唐克肖其德聖子神孫繼繼承承於千萬年敬戒不怠韓愈平淮西碑 太宗有文武仁義之德致治太平之功可謂盛矣陸贄傳 陛下盛德含光規模宏遠張行成傳 元宗以聖文之德致天下之肥白居易傳 肅宗盛德之興山高日昇萬福是膺元結中興頌

皇朝典章 眞宗咸平中陳堯叟曰天之譴見實欲昭示時君今陛下克己愛民河防十餘溢而不決歲復大稔此聖德格天所致也聖政 范祖禹上言伏覩仁宗在位豐功盛德不可名言所可言者所可見者其事有五畏天愛民奉宗廟好學納諫行此五者於天下所以爲仁也言行錄 明道二年因講尚書

洪範五事上曰人君奉天在於修德夙夜兢兢警於未形尚恐不至必俟天有譴告然後修德是豈畏天道寶訓英宗治平中司馬光言人君之尊與天地同體以剛健爲德以重厚爲威照微嘗如日月發言當如雷霆群臣安得不畏服哉　高宗紹興初上謂宰執曰人主之德莫大於仁仁之一字非堯舜不能盡　孝宗淳熙五年趙雄奏太史局申祥瑞言人君德至於天爲萬民所愛戴則有是瑞並聖政

先正論述 司馬光上仁宗修心之要有三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仁者非姑息之謂也修政治興教化育萬物此人君之仁也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不能耕也武而不仁知猶稼而不知種也哲宗即位再進此曰昔仁宗擢臣知諫院即言人

君之德二英宗神宗皆以此言進今陛下新承大統謹復以獻臣平生思慮盡在於是故首爲累朝言之　呂公著上哲宗切思人君即位之初宜講求修德爲治之要以正其始舉十事仰贊聰明一曰畏天二曰愛民其愛民之章謂人君臨朝聽政皆以赤子爲憂一旦用兵則不復以生靈爲念

文集菁華東坡云若夫德有所未至教有所未孚若此實不至也德之必有以著其德之之形教之必有以顯其教之之狀德之之形莫著於輕賦斂教之之狀莫顯於去殺　策賢良　胡氏曰帝王之德莫不本於格物致知以誠其意正心正身以正其家若夫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則自正家而推之爾內外本末精粗先後非有殊致猶百尋之木起自萌

芽河出崐崘至于大海一貫之故能成功管見

君德二　以學力充養立說

策頭有帝王之天資必有帝王之學力天資粹美聖德所以日新也學力無窮聖心所以天運也自昔盛帝明王出而統天御極發端肇始未有無天資者自其性惻真隱心本好生有以備此德之仁自其廣充羞惡行而合宜有以備此德之義自其濬哲天禀與日月並其明而明之德備焉自其勇智天錫與乾健同其剛而剛之德備焉具聖神文武之體推仁義剛明之用一性既覺萬善俱進由其聖德之日新可以見帝王之天資矣雖然理義難盡人心易遷學問難窮私情易怠是苟不盡其所謂學力乎汲汲焉皇皇焉愈求而愈切愈

至而愈不至善可咨也吾咨之雖芻蕘之賤工瞽之微不棄也學當講也吾講之雖理趣幽微古今細貌不忽也賢所以輔吾之善賢有可求何間乎築巖而釣渭言所以正吾之失言有可聽何畏乎批鱗而逆耳凡可以裨益聖性發成聖功者靡所不用其力則由夫聖心之天運豈不足以見帝王之學力乎

策限 吾嘗讀易信斯言矣剛健中正純粹而精乾之德也而大象以行健明之謂之行健則乾乾不息悠久無疆學力者如之含洪光大厚德載物坤之德也而文言以時行明之謂之時行則德主有常德合無疆學力者如之若夫天資之與學力又豈判然二物哉志於五帝可以為帝志於三王可以

爲王有是聖心則有是聖德也一念既決乃終身成就之地一意奮勵爲千萬世廣大之基如是天運必如是日新也嗟夫道理本無終窮學問安有紀極古今同此道理同此學問同以正心爲本同以力行爲務同知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有能天運而日新之則可以六五帝而四三王矣

學問之功深固可以六五帝而四三王學問之力淺猶可以羞五伯而軼兩漢學問不加則雖欲拍肩晉魏亦不足以追其後塵矣學之爲王者事不其重乎

夫天下之治亂係於人主之學與不學則學決非人主之所可廢也然無其資則不足以學無其法則不知所以學有其

資矣有其法矣苟不因其機以從事焉亦終於勞苦而無所成也是必資以本之法以輔之而又機以達之則始之於身中於天下國家終於百千萬世無不被吾學之功用也是焉得而窮乎

事料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君德也易乾卦 傳說告高宗曰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說命

本朝哲宗元祐六年梁燾奏銷變之速莫如修德修德之要莫如進學伏望陛下屏遠聲色披繹經史宮中清燕孰復前代治亂之要退朝之餘經筵之外間召講讀侍臣咨訪論議

緜蘇子由云古之賢君必致意於學達性命之本而知道德之貴其視子女玉帛與糞土無異其所以自養乃與山林學

道者比是以久於其位而無害也宗劉屏山曰吾觀古聖賢之心與堯同轍然而進修之速未有如湯者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樂善如貧契理如函關非如獲利捨過如遺蛻德必日新也日新之學非踐履純實不自覺知彼謂聖道一言可契非由階級不假修為以日就月將為初學以真積力久為鈍才是自誣也

璧水群英待問會元卷之十五

君道門　君德三　以臣子輔道

策頭　有帝王進德之天有帝王成德之地夫以聰明之主須高世之資不以萬善具足者自居而以一念不息者自勉此其進德之天固可嘉也然而朝夕啓沃日月獻納使吾君之德極於成就之地而納之高明光大之天非有賴於人臣弼承之責乎天生聖人躬備全德仁足以愛人明足以察物武足以斷事以至於儉以處己勤以莅政誠以待人謹以保位兢兢而行之業業而處之銘之湯盤戒之武杖則其進德也孰禦雖然君側無子思王所非居州則終身力行豈無一息之懈弛平日操履豈無俄頃之間斷是則前後切磨左右規

警臣子力也君德仁矣必欲其如生育之春君德明矣必欲其如照臨之日君德武矣必欲其如變化之雷霆儉必欲其節以制度勤必欲其常而能久誠必欲其如中孚之信也謹必欲其如純乾之行也事事而誨之時時而勉之無逸作書敬之申戒吾君之德不至與天同大不止也然則茲非所以爲成德之地乎

策段欽明文思允恭克讓堯之德也而論語所謂巍巍蕩蕩民無能名則堯與天爲徒於乎不顯之德之純文之德也而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則文與天為一高帝大度之君也惟其依日月者刀筆是習格王正事曾無一語及之則帝之所至止於大度而已文帝寬仁之主也惟其舊臣將相椎

魯少文啓乃沃朕曷嘗念及於此則帝之可稱止於寬仁而已謹厚如光武其天性也投戈講藝向道方新柰何二十八將方誇耀於武功之成而未有能爲伊傅格心之事業者固宜光武之止於光武也英武如太宗亦天資也銳情經術似知擇善十八學士雖假寵於瀛洲之選而未有能爲周召之敎誨者固宜太宗之止於太宗也

共惟皇上天資之高德性之粹恤刑有銘愛惜民命而天下知其仁訓廉有旨洞燭吏奸而天下仰其明厲將有詔具訓戎士而天下服其武惡衣菲食禹之儉也庭燎有輝宣之勤也率正遇民舜之誠也畋游罔敢成王之謹也乾乾夕惕日新又新進德之天詎可以限量計哉然程頤有言雖睿聖之

資得之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是則初入諫垣終居宰輔者當如馬司光抗三德之論可也日近天光親承帝問者當如蘇公軾六事之奏可也天子既有躬行踐履之實邇臣又有薰陶成就之實堯之巍巍湯湯文之無聲無臭與吾君無間矣

彼其潛通古今之變深達理亂之原使之處乎講學之地則義理溫潤之辭自足以格非心人君者誠能虛心以訪之曲體以接之寬大樂易以待之雍容委曲以聽之相與以情而不以勢相臨相孚以誠而不以分相隔則燕閒密勿之地無非進德之基出入起居之頃無非講學之助而君德於是成矣若夫徇崇儒重道之名無尊德樂道之實則官聯雖具而

誠意之不接禮貌徒詳而情實之不孚則學問之不顧言行之不時殆有不勝其慮者由是觀之則居經筵者所非係於人主切身利害乎

臣按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書 爰立作相王 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說命

本朝太宗雍熙元年上謂宰臣曰當與卿等力行好事以答天意繼端拱二年上曰天監不遠當與卿等砥礪以消天變上同 仁宗慶曆三年上曰朝廷細故朕與卿等未嘗不留意惟民間疾苦尤須省察有以利天下者在必行之 英宗治平二年詔執政大臣皆朕之股肱其叶德交修以輔不逮並同上 孝宗淳熙中趙雄奏雨頗霑足皆聖德所致上曰朕何德惟

賴二三大臣扶持公道上承天心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乾道元年上曰時和歲豐皆卿等叶贊之力朕當與卿等講求其未至者虞允文奏聖德無闕動合天心上曰君臣之間正要更相儆戒庶幾交修以荅天貺聖訓

勤德 附

以勤則政修立說

策頭 事力之稍寬則所以措置乎國本者貴乎備事體之稍定則所以區處乎國勢者貴乎詳方當中外多事之日固難以爲猝然之計至於稍定之時則正可容吾力以盡其區處措置之圖夫苟見其力之稍寬矣置其事而不復慮見其勢之稍定矣寢其議而不復爲則目前之寬不又無以應他日之急一時之定而又無以保異時之動此誠廟堂之所當盡

心而群大夫之所當盡心也

策段 寶元康定間元昊小醜敢干天威當時內庭外邊無一事不備虜無一日不言兵內治條目豈無廢而不起者豈無沮格而未能施行者未幾而寒膽興謡虜遂納款治外之事稍暇則治內之事不容於不急矣我仁祖急於求治今日賜手詔明日給筆札其責治於杜富韓范者甚力於是列十數者指爲時尚之所先條上九事者目爲施行之當急若臣上下以十險爲最難得以襆事爲不可失色色而整辦事事而振刷皆以急處暇規模也

孟子曰國家閑暇及是時明其政刑及之一字其以急處暇之謂歟方其國家之急政事猶可諉也及其國家之暇而不

急於政事其可乎

浮漚白日視隆時機擲歲月於反掌者不可狃既往之幸尺璧寸陰着鞭事會撫歲月而寒心者所當爲方來之惜嗟夫天不予人以暇時一日之暇必責一日之功矧今歲月有餘適當二紀天運之周囬雖撫時之多事一變之生當爲一變之慮迺今事功不足未能副二紀人望之切皆莫觸目風蘀吹心切謂日力之視悠悠事功之圖泛泛向雖指爲既往者之幸今則不可再幸矣時機之迫駸駸事會之來鼎鼎昔雖不爲方來者之惜今則不容不惜矣

端嘉以來彼酋爲梗其寶元以後之氣象乎天道好還胡運終敝至于今日駸駸乎有慶曆之歲月矣則夫弱者未強虛

者未實濁者未清壞者未修皆當竭心思而爲之慮運精神而使之新而不至虛擲光陰可也

事實 堯兢兢日行其道舜業業日致其孝(董策)禹惜寸陰(晉書)克勤于邦(禹謨)益曰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游于逸罔淫于樂[illegible]湯昧爽丕顯坐以待旦(伊訓)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不敢盤于遊畋(無逸)召公曰烏乎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旅獒)文帝寒心銷志不明求衣(鄒陽傳)武帝策仲舒制曰朕夙夜不遑康寧永惟萬事之統猶懼有闕仲舒對曰事在強勉而已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董策)光武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

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爲疲也通鑑太宗身屬櫜鞬風洒露沐然銳情經術既即位置弘文館引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間則與討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日昃夜艾未嘗或怠儒林傳太宗嘗曰朕思天下事丙夜不安枕循吏傳

本朝太祖臨御幾十載乾德六年始詔旬假依舊便殿坐晚朝不坐以此知太祖雖旬假早晚朝亦御決事也寶訓太宗雍熙元年上謂宰相曰朕每日所爲自有常度辰巳間視事既罷即看書深夜乃寢五鼓而起盛暑永晝未嘗臥長編至道元年上曰朕自君臨未嘗一日不鷄鳴而起聽四方之政至於

百司庶務雖微細者朕每與詢訪所以周知利害深究安危之理也曾要

真宗勵精求治如恐不及總覽萬機小大必親遇休暇猶間御便殿決事或日旰不暇食上朕享天下之泰非喜勞惡逸誠欲以此勤報之也　神宗熙寜元年富弼入見坐語從容至日旰問以治道長編神宗間日御邇英講讀雖風雨不易禁中觀書或至夜分同上

高宗紹興三十一年九月進呈看詳封事上曰朕嘗親閱往往至夜分陳康伯等奏曰陛下乙夜之覽豈不亟勞上曰誠恐其間不無利害今茲多事朕於宮中所在常令人以筆硯自隨每思得一事即札記付外施行聖政孝宗乾道元年洪适

等奏連日祠事恐聖躬少勞今日不敢乞奏事又蒙宣召不知有何處分上曰只爲卿等兩日不曾奏事明日又是旬休恐事有積壓

司馬光上英宗爲人君者視天下有一事之不治以爲已過有一民之失所以爲已憂天下已安已治矣猶復思將來之患而豫防之天下未嘗無事也在人君思與不思而已矣思之則治安不思則危亂

蘇軾進策別曰西漢之衰皆非有暴鷙淫虐之行特以怠隋廢弛溺于燕安畏朞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于亡而不自知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是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爲日月其文爲星辰其威

爲雷霆其澤爲雨露　秦觀論夫乾九三以至中之位懷重剛之險前有五之可至後有二之可終於斯時也可謂危矣可謂難其處矣此其所以終日乾乾而夕猶惕若也日者有爲之時夕者無爲之時於有爲之時則乾乾以致其力於無爲之時則惕若以致其心夫亂生於所忽治生於所憂安之者危亡之者存固天之理也

儉德　附　以儉則用足立說

策頭　明乎儉以足用之說者可與議財矣蓋財無豐嗇而用有奢儉以儉爲實者財雖嗇而用有餘以奢爲尚者財雖豐而用不足是故以漢唐疆宇之廣賦入之繁而財用常不繼者由其君之不務儉德而好大喜功弊天下於多事也然孔明

一隅之蜀狹陋之地而兵食常不匱者由其國之不務奢而勤儉節用有以措其國於富饒也

辯駁千金之家侈費無節出不量入人見其膏腴也有可以惑其耳目蠱其心志者紛然交至惟恐費用之不甚也顧指氣使目前之費未害也日積歲累販夫孺子執券責負則傾囷倒廩不足以償之昔之膏腴今之貧窶一瞬間爾苟爲撙節則一簪之資亦足以富埊化者風俗之樞機上之人躬履節儉則風行草偃孰不轉侈靡而爲質朴之歸哉

共惟國朝列聖相承以儉爲寶周能置天下於富庶之域蓋自蔡京用事倡爲豐亨豫大之說導人主以侈靡而後諸臣得以肆其驕奢之習輔相所處無異皇居而外之守帥亦以

眞榮爲帝慕祖宗風烈蓋浹然矣今日處變故艱危之秋又非豐亨豫大之時矣朝廷之帑藏虛矣州郡之捲積散矣生民之膏血竭矣連年用兵供億頻繁一日不知其幾萬矣自今觀之惟有節儉一說庶可救弊倘猶循習故常以相尚恐未見其可也

清心寡慾儉以足用則以天下養天下而有餘辦衣推食惠不知政則以一人養天下而不足夫天下非乏於資生之具也天地之施生者源源而孕育山海之富藏者在在而呈露重以農桑之大務竭地力以爲之生殖商賈之大計殫人力以爲之貿遷生人之類無窮而生物之藏亦無窮若是則以天下之物力自足以養天下何至有不足之憂恭國家奠廣

於經常之費也版圖之所入有限而費用或浮於所入正貢之所供有數而酬應或溢於所供重以宮掖之費耗者尤多而大農毋以歷告兵籍之費用者日廣而三總毋以闕國家之事務方來積欠之供需難辦若是則以經常之用反易以蠹物力如之何不重貽識者無窮之憂

厥今土宇非版章之舊職方廢貢賦之全國蹙財殫公私之積尤可哀痛此誠省事節用之日而左支右吾方有凜凜不繼之憂其將何策以處此哉四郊多壘備禦方嚴外之兵費未可省也欲節浮費自宮掖始亦示儉為天下先可乎

謹按 堯舜之化慈儉而已唐虞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剪采椽不斲漢司馬遷傳禹克儉于家書大禹謨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書無逸

遊

魯僖公儉以足用詩綱文帝即位躬修節儉思安百姓至武帝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前漢食貨志文帝身衣弋綈足履革舄集上書囊以爲殿帷東方朔傳孝景遵業躬履節儉後二年詔曰彫文刻鏤傷農事也錦繡纂組害女紅也同上光武身衣大練色無重綵耳不聽鄭衛之聲手不持珠玉之玩後漢循吏傳明帝身御浣衣食無兼珍史晉武帝儉以足用太醫司馬獻雉頭裘帝以奇技異服焚之于殿前晉書元宗開元間焚錦繡珠玉於前殿又罷織錦坊贊曰元宗勵精政事及侈心一動窮天下之欲不足爲樂溺其所可愛忘其所可戒本紀

本朝太宗乾德四年偽蜀孟昶服用奢僭至於溺器亦裝以

七寶上遽命碎之續長眞宗咸平元年上謂輔臣曰國家所務儉約爲先當須節用愛人則民俗自化張齊賢曰書稱大禹克儉于家老氏三寶儉居其一上之所好下必從之上好儉則國有餘財下不偺則家有餘貲自然廉遜興行盜賊鮮少雖雖之衆登于富壽也續長仁宗嘗以富民之要在節儉爲賦題以試進士見呂溱賦云國用既節民財乃豐稱善者久之曰未有君不節用而民富庶此賦當與甲科會要每戒嬪御則曰一絲一粒皆出民力朕爲天下主若厚自奉養無有不可但念奢則不遜儉則固汝輩各宜惜之會要高宗紹興三年上因論祖宗創業艱難未嘗不以恭儉爲天下先蓋儉則不妄費不妄費則征求寡而民心悅此所以得天下也聖政孝宗乾

道五年上曰自古人君當艱難之運未有不節儉當昇平之後奢侈朕他無所爲止得節儉蕭國梁奏陛下言及此宗廟社稷之福璽范祖禹奏陛下儉於上則百姓富於下陛下奢於上則百姓貧於下比年年穀不熟百姓困弊賴陛下勤恤民隱存養休息視之如子有所不便輙弛禁以利民民方有樂生之意自古爲國未有不先儉而能致四海富實者也

胡寅曰漢既大封同姓至文帝時封國漸衆諸侯王自食其地王府所入寡於郡縣之時矣又與匈奴和親歲致金絮綵繒之奉復欲命將出擊復困河決有築塞勞費大司農財用宜不至充溢而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元年即賜民田租之半次年遂除之然則何以足用乎曰文帝節儉起化於

身衣弋綈履革舄集上書囊以爲殿帷所幸夫人衣不曳地帳無文繡百金之費亦不苟用如此宮闈是效流傳國都以及遠近莫有奢侈之習則如何不富其財不可勝用矣

明德 附 以明貴廣充立說

策頭 有人主聰明之明有人主誠明之明聰明之明稟於天資者也誠明之明充於學力者也古今人主曷嘗慊於聰明哉稟是聰明而有時明爲物所昏亦其學力之充廣者未至耳故稟明哲之資者人主之德養明哲之資者人主之學聰明之明其水之清也誠明之明其澄沙泥而全水之清者乎聰明之明其鏡之明也誠明之明其去塵垢而全鏡之明也乎聰明之德其明未足恃誠明之學其德斯足恃人主亦

學以全其明耳

臣謹按之二典所載述堯舜之德有皆曰聰明堯有聰明之德必以欽明文思繼之舜有聰明之德必以濬哲文明繼之聰明如堯生知之性欽明之明此學力之充也聰明如舜生知之性文明之明此德力之充也漢唐以來其君非盡無帝王之資而皆不充以帝王之學明達如高帝不能遑不學之譏剛明如憲宗不能盖不終之愆故能致漢唐之治者僅出於資稟之所及而不足以進於帝王者以其不能學問之功藝祖皇帝以聰明天縱之資受天明命若可以自恃也觀其雖在軍中手不釋卷其好學何如召對講易訪以民事其學為有用何如夫以聖性高明本不待於學而學之不廢盖將

充廣其明者也是以知人之明如日月之臨照下僚中有一行可觀一才可稱者皆蒙聖知不次擢用此猶曰知人之小者也由揖遜有天下至于天祿之傳不歸之子而歸之弟賢於禹遠矣其知人之大有踰於此者乎

恭惟皇上嗣位以來妙選鴻碩以資勸講是亦堯舜之所以為學也賢能才識日切搜揚是亦堯舜之所以求賢也求言之詔亟須屢下是亦堯舜之明目達聰也虛襟無我委任大臣是亦堯舜之任百揆也是宜今日之治上配唐虞泰和之盛可也而乃未如人意愈降愈下非特不可與隆古並言而漢唐以來小康之治亦容有所未至抑何耶毋亦力學於稽古之日者問辨之功有餘而踐履之功不足融明於一性之

天者昭晰之見跡若可喜而數蔽之見亦或可慮是毋怪明德之不周於治也先正司馬溫公歷事數朝而明之一字屢以為獻錢公顗上要務十事而五曰聽斷不惑亦以明德人君之所尚而欲全其明非學力充廣不可也

事總 黃帝長而敦敏成而聰明　高辛聰以知遠明以察微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　舜在則微堯聞之聰明書 明德自舜始　明庶物察人倫孟 聰明睿智守之以愚美哉禹功明德遠矣　成湯惟天生聰明時乂　天乃錫王勇智書 高宗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書 文王內文明而外柔順易 文王有明德詩 武王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書泰誓漢高祖寬明仁恕不修文學而性明達知人善任使　文帝

上益明習國家事　明象乎日月　宣帝明於君人之道綜梁
傳光武璽書至河西咸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竇融傳
才明勇略張衡宗贊東　唐太宗聰明英武有大志知行仁義斥刑
罰陸贄奏議　太宗威行如雷霆明照如日月　憲宗剛明果
斷裴洎傳
本朝太祖聰明睿武能知人下僚中有一行可觀一才可稱
者皆蒙聖知不次擢用通鑑　太祖聰明齊聖由揖遜有天下至
于天祿之傳不歸之子而歸之弟賢於禹遠矣事略　太宗嘗謂
侍臣曰人君聽斷苟能盡識人之情偽四方之事遠近巨細
無不通達方可控御天下　高宗嘗曰無心則明台州衙門
外有匿名書其間稱常平主管者李椿年刻薄事欲率衆作

過言涉不遜上曰官錢多失陷差官檢察若稍留心職事便
生誣毀此必州縣人吏所為趙鼎等嘆服上之英明　孝宗
嘗曰朕每行兩句云不察察以為明不穆穆以為恭人人而
察之豈可勝察　神宗即位司馬光言人君修心之要有三
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明者非煩苛伺察之謂也知道義識
安危别賢愚辨是非此人君之明也仁而不明猶有良田而
不能耕也明而不武猶視苗之穢而不能耘也武而不仁猶
知穫而不知種也　哲宗即位又上此三説曰仁明武出於
内者也用人賞功罰罪施於外者也施之當則保其治保其
安保其存不當則至於亂至於危至於亡所以能當在於至
明所以能明在於至公　神宗即位錢顗上要務十事五曰

聽斷不惑臣愿陛下不行小人浸潤之譖不聽近習容悅之言進忠賢而不疑斥邪佞而不用雖堯舜之聰明亦無以過於此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

君道門

敬天

名流舉業

立意發端敬天不在虛文○人主忽於天變之來而簡略於應天之敬固君子之所憂也人主狃於天變之數而玩習於應天之文尤君子之所懼也何也方天變之間作也上天仁愛人君之心蓋欲時出以警戒之也嚴恭寅畏固奉若天道之純誠遇災而懼尤克謹天戒之盛德苟當變異之至一諉之適然之數而畏威敬怒之心不流通於典章文物之間減膳避殿所以責躬也而曰無庸過自損抑也罪已求言所以

引咎也而曰何必爲是張皇也役可簡刑可清過可赦罪可宥而曰不必從事於姑息之恩以要譽也舉側身修行之言謹德克艱之語皆付之老生之常談而藐天慢天之咎始有上通於天而不可解者是則人主忽於天變之來而簡略於應天之敬君子安得不以爲憂者也若夫天變之荐臻則異是矣今日以譴告聞而明日之天變愈甚也明日以災眚告而後日之天變相仍也旦旦以咎證言之而大災異大變故之無日不數也則人主於此不特委於數之適然而且付之事之常然矣不特以高高之聽不可俄度而且玩之而不知畏矣輟路寢之朝姑應故事而已損太官之膳姑示具文而已下寬大之書布罪己之詔亦惟籍口以欺世而已彌文末

節棨然於有司之討論而亦大惟覲其終出於不祥之語非其所厭聞則以强聒罪之矣兢兢業業之誠戰戰慄慄之意曷嘗少見於反身克己之間而天變之紛來沓至則惟以前數者文過之儀爲應天之常程而已矣於是疾敬德之實無以自解於天而天且絕之矣則人主狎於天變之數而玩習於應天之文君子不此懼而何懼也

謹終如始之難（一轉肆爲敬畏天意於一時易謹終如始凝天眷於後日難夫皇天本無親也而饗道可必帝命本難諶也而福善昭昭金縢之書一啓反風之祥如谷答響雲漢之行方修中興之烈若鼓應桴冥漠之中應感何神是之謂回天意於一時者易雖然常厥德於不變然後保厥命於無窮

貳吾誠於旦暮必速天怒於俄頃內殿無逸之圖代以山水則變故屢出太液尚書之圖退而醇酒則災異數見彼天命之去留實係乎吾心之敬忽是之謂凝天眷於後日者難天警君君敬天○有上天愛君之深意有人君體天之實意災祥迭臻休咎互見不以警戒而忘眷子之念若上天愛君之深意也欽畏一源敬懼一脉不恃休嘉而忘變異之至者人君體天之實意也嗟夫昊天曰明及爾出王陟降厥士日監在茲天之於君未嘗一時不昭假也一日萬幾天工是懼惟治惟亂天位是警君之於天未嘗一事不敬念也故天非靡常而難諶也戒懼警省固與眷顧寵綏之意每並行而不悖君非具文以應天也雖肅 保固與戰兢履冰之意常相

因而不違

稽古偉議 古人敬以自牧○堯有洚水儆予之變然兢兢一念堯惟知欽若吾之天舜有烈風雷雨之變然業業一誠舜惟知璣衡吾之天明威弗僭天自明威耳而成湯日躋之中未嘗不天監觀有赫天自有赫耳而文王陟降之中未嘗不天偃禾起禾天自偃禾起禾耳而成王夙夜之中未嘗不天蓋人君一身無往非天動靜有天之晦明語嘿有天之變化號令有風雷之鼓舞政令有日月之照臨德教有雨露之潤澤刑威有雪霜之嚴肅誠人君之天有常而不變則天之天亦無由而或變萬一變形於天則是吾之天所以自變者亦多矣不知復吾之天以回天之天則雖敬天有圖欽天有臺

亦虛文而已

詩人不忘敬天○是故以我將之頌固曰天且享而助之矣文王亦受而福之矣而我其夙夜畏天之威益不敢息焉此則我將之終意也以昊天成命之詩固曰於緝熙矣釋者以爲既光明矣而單厥心肆其靖之益不敢懈焉此則昊天成命之終意也以維天之命之詩固曰大平告文王矣而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益不敢不勉焉此文王維天之命之深旨也玩味諸詩大抵於其可樂之時而嚴可懼之戒於咏頌之間而致其儆戒之辭不以一時之治爲可歌而詠而必以可久可大者望成王之益勉其敬焉此周頌之所以爲美而今日慶成之詩所以編之詩而無愧也

修陽德消陰氣○是故五星連珠兩曜合璧非天數之偶符也三皇治古德邁道醇以陽召陽之應也日月薄蝕星隕如雨非數之適變也春秋世降君弱臣強以陰感陰之證也渭上朝漢鍾鼓嘲轟非夷運百年之當弱也厲精之主大化神明陽足以勝陰也漁陽亂唐干戈觸擾非夷運一旦之驟強也溺愛之君宴於鴆毒陽不能以制陰也信矣乎宇宙之間通一氣耳其端芒萌於人主之心其證應著於天地之表陽亨而復則陰盛而剝矣陽長而泰則陰消而否矣其或陰蒙而翳者是固酒涸之陽未達也陰凝而殺者是吾生生之陽未暢也此猶黃鍾一動則莩甲皆春夜氣一交則妖怪錯見機緘影響氣類塤篪斷斷乎其不可爽也

法祖嘉猷

嘉祐淳熙常德○嘉祐日食之變言者謗曰陰雲蔽之無不可也而失在陰邪未屏失在左右親倖吳及必面奏而不欺淳熙禱雨之苦言者謗曰天欲乾封無不可也而陛下一念克敬天實臨之趙雄必指陳而無隱二先正實論眞無忝於魏相災異風雨之奏今廷紳所以懇懇納忠舌弊而唇腐者豈非正欲仰嗣其徽音歟然此特我先正愛君憂國之忱也孰知我祖宗一念慮心術而神明在前一動靜語嘿而窮昊伊邇初不以變異方來而履薄臨深亦不以乖沴既消而安意肆志有如側身修行毋得稱賀雖見於嘉祐之間想其方寸精誠對越無愧有不變者四十二年親禱上帝更不飲酒雖見於淳熙之際想其平居修省毫髮罔愆有定

力者二十八載二聖人常德殆不止於宣王遇灾而懼之意歟

一懼心之所爲○蓋嘗博考前聞參稽往諜上天譴告胡爲獨多於仁宗之中世也誠觀景祐以來日食星流旱乾水溢無歲無之此一逆境也而我仁宗則曰堯舜之世雖有灾異不爲害桀紂之世雖有祥瑞不爲福韓琦亦曰閱瑞諜則意安意安則政怠覩灾符則心懼心懼則德修此時此意必無一念之不敬畏也是以求直言詢民瘼寬刑獄减賦稅凡可以應天者莫不舉行卒之咎證潛消福基彌固蔚成嘉祐太平之盛觀此無他一懼心爲之耳

時文彙段 實德實政之說○何謂實德左右陟降上帝臨女

暗室屋漏神明在前側身修行固恐懼於雲漢遇災之日而惟時惟幾當戒飭於景星慶雲之朝求言罪己非虛文也減膳撤樂非故事也必誠心惕厲不以頃刻而自安隨事檢防不以毫髮而自恕精神心術之所運必無一之非實而後可以言敬天之忱矣何謂實政攷論古今條舉利害敷陳時事裨益聖衷遇災賑恤雖見於天譴流行之時而思患預防尤謹於事變稍息之後節用省刑非虛談也求賢察吏非文具也必思慮詳盡無以纖悉之或遺極意敷陳毋以僅安而遂已朝廷政事之所關必無一之非實而後可以盡勉君之責矣

曲盡敬天之德○事事而觀物物而察凡有麗乎陽者振之

彝之凡有麗乎陰者屏之絕之必使陽得以勝陰而陰不能
以勝陽君子陽也小人陰也我則進君子而退小人前殿對
群臣之地陽也後廷近女寵之時陰也我則親群臣而踈女
寵大綱小紀明白洞達者陽也旁蹊曲徑荒蔽而覆護者陰
也我則踈通洞達而去蒙蔽若然則一氣感通百順類應景
星慶雲夾光呈瑞而天時之變可回康居重譯齊疆歸舊而
地利之偏可復轉移闔闢之機獨不在人主之一念乎
誠敬可以感天）嗟夫寸忱對越神之格思一德感通帝實
臨女祀事孔明景貺隨格于以見上天悔禍之機而向之譴
告者未有不可反而為福祐者也人君亦在乎充此心而已
日月皇明群幽盡燭風雷號令百廢具興為民請命常致於

精虔側身懼灾勇加於儆省如是則實德修而天眷可回矣不然祝史矯舉隨侯未暇於成民湣雨降殃宋公不遑於罪己愚見不惟一人之敬易渝不但百執事之慢可罪也謂是足以格天否乎

緒語駢珠

欶天之命惟時惟幾雖日賡此歌未足也

敬天之渝無敢馳驅雖日講此詩未足也

上帝臨汝毋貳爾心帝即心也

一陟一降在帝左右天即我也

狃於休祥之荐臻者恐懼脩省之不知

習於符呪之屢主者般樂怠慢之不戒

嚴恭寅畏無念而不存不曰災異之來而後有畏天之心也發政施仁無時而不順不曰譴告已形而後有召和之政也祗事之誠常若降鑒之昭於側則內庭燕安皆修德之地奉順之念常若譴告之參於前則暗室屋漏皆持心之所

嘗令獻策因天變以修德○今日析木之清不聞而天象之警則屢聞泰階之正未驗而雲漢之變則幾驗昔猶敬予也今似絕予矣昔猶敬怒也今蓋敬渝矣聖天子欽天儆時如帝堯察文審已如大舜不惜憂勤深自克責意其曆象之命不爽璣衡之政已齊挽回和氣於洊震之頃矣天語渙頒猶有災異頻仍夙夜祗懼之語毋乃謂此感而彼未應歟愚切謂自古聞有不誠未有能動者矣未有感而不應之理也此

伊川所謂感必有應應復為感者非耶君其毋謂之德之純而天猶未享也誠能深宮獨行於穆不已則天之享德者如昔也君其毋謂之微之顯而天猶未格也誠能暗室謹獨至誠無息則天之格誠者猶故也君其毋謂無聲無臭之載精神之未必上徹也誠能齋明盛服洋洋乎如在其上則天命流行無間可容息矣嗟夫智可以欺一世而屋漏格思之神為難欺言可以誣天下而獲罪無所禱之帝不可誣愚願恐懼修省於震于其躬之時内省不疚於不大聲色之頃則感應之理瞭然於方寸間矣孰謂所感已至而所應尚邈乎敬天當以實德○以一人齋肅之誠一念莊敬之至天猶開視景象以報之向使上下一心始終一德則所以格天者宜

何如也繼自今克念克敬無替於我將我享之時靡馳靡驅益謹於在廟在宮之日敬天一圖朝思夕惟不徒玩之於言而必體之以身不徒行之於暫而必持之於久洚水儆予所以極溺者猶己之溺艱鮮播奏所以賑飢者猶己之飢念先王發政之仁亟救乎黎民之困推太宰均節之法圖制乎百物之踊於是明德以薦馨香成民以獲嘉福郊焉而神假廟焉而鬼享諸福之物可致之祥夫豈難致者哉

不可玩祝天災○由今觀之方惟洪水湯湯之患而繼京豐年穰穰之樂方厲震雷虩虩之懼而旋有谷風習習之符初焉雖曰漂蕩而含哺鼓腹之可期始焉雖曰降罰而陰騭相協之猶昔愚嘗以理參驗之古今天下常以天戒為可憂而

今乃無虞焉帝以天幸爲難遇而今乃數值之焉是何皇上一念惕然足以動昭昭之鑒乎抑天以我宋克肖其德故警之未幾而福之繼至乎吁天之戒不可忽也天之幸不可玩也世之忽天之戒者必曰子產不用裨竈之言而鄭不復灾晏嬰不從禳彗之説而齊亦無警曾不知古人遇災而懼之念其肯諉之於數乎世之玩天幸者必曰大横庚庚既開文帝受命之符雖日蝕適見何損於富庶膠東鳳凰既兆宣帝更始之祥雖地震山傾何傷於中興曾不知昔人天其忌予之戒其肯安之以爲喜乎昔者懷山襄陵之世下民方苦於怨咨帝堯亟圖於俾乂初不以功之難就自沮也周官保章氏以十二風察天地之和所謂詔救政訪序事者初不以妖

祥爲限也則天戒之不可忽天幸之不可玩從古然矣

註意收結當盡應天之實○雖然人主一心造化之樞紐係焉陰陽由之而慘舒天地以之而晦明其造端甚微其功用甚大其形迹若邇其感召甚遠誠居天位者所當謹也然則今日應天之實當如何亦曰施爲舉措一求端於天而已何者天爲剛德吾則剛健中正自強不息使天下悉陶於保合大和之域而後可以應天天有顯道吾則聰明文思光被四表使百姓咸歸於昭明協和之內而後可以應天遏惡揚善者天也吾則親君子遠小人使忠邪無雜揉喜惡不混淆而後可以應天福華禍夷者天也吾則修政事攘夷狄使齊疆場歸會析沉響而後可以應天不然則剛毅未幾優柔繼之

昭明未幾昏塞踵之任賢使能氣象方新而憸壬之乘隙抵
巇者或得投善良之阱除兇雪耻計畫甫就而驕惰之避敵
畏事者或得懷進取之規將何以承天意迓天休續天命衛
茅書生愛君憂國敢以是爲今日勉
君心回則天回○抑愚有說焉國之所恃者天爾然而欲回
在天之天又當回在我之天吾心回則天心回矣天心回則
國勢回矣今日誠能絕女謁以應天則夜氣如神內景不汨
可以上契天心誠能戒近習以格天則陽明日勝陰濁不行
可以仰當天心納清心寡欲之疏則思所以事吾稟賦之天
聞媟近小人之戒則思所以守吾宮庭之天聽民罔常懷之
訓則思所以全吾恤民之天覩備邊禦戎之詔則當有以安

吾邊庭之天寧如是則妖星沴氣轉而爲景星慶雲危形弱證轉而爲泰山磐石何患乎災異之未消何患乎財用民生之未理且何憂乎兵將上流之未得其區畫也耶昔紹興廷臣論日食之變本於惡氣惡氣之萌本於惡念我高宗矍然曰誠在朕念慮間高宗之心一天之心也今日可不以是爲法歟詩不云乎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惟上之人留意

故事源流

經傳格言 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前漢策

歷代事實 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敬授人時堯典有夏龥傒尊上

帝(竝攷)天明畏自我明民威(皐陶謨)舜畏天而愛民(語家)禹天迪從

于保面稽天若詔先王克謹天戒(胤征)湯于畏上帝不敢不正

(湯誓)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帝之心(誥)

欽崇天道永保天命(仲虺之誥)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

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奉若天道(太甲)迪畏天顯小民(酒誥)先王

懋敬厥德克配上帝(書)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

是祇(詩長發)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無逸)高宗惟天聰明惟聖

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說命)說進于王曰黷于祭祀時謂弗

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同上)文王命我文考肅將天威(泰誓)惟我

周王丕顯承帝(多士)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

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竝攷)文王陟降在帝左右(詩)小心翼翼昭

事上帝（詩）成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將（詩我）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詩敬之）公不敢不敬天之休（洛誥）漢文帝思至德以承天心（錄彤日溫事）元帝陛下上畏天戒大有減損（漢匡衡）文帝詔曰朕夙夜祗畏上天（本紀）唐太宗正觀二年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憚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監臨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通鑑）文武官復請封禪上曰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太山之巔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通鑑）元宗將幸東都太廟四室壞上避正殿姚崇乃曰歲久朽腐而壞適與行期相會何足異也（唐史）

皇朝典章 太祖嘗盛暑露臥或請避星月下太祖曰凡人之情觀星月爛然則生畏謹至於暗室得無欺乎（要覽）太宗雍熙

元年上謂宰臣曰今歲西成四方大稔皆上天垂祐所致當
與卿等力行好事以荅天意史仁宗慶曆元年上曰國家雖
無大異亦當修警況因謫見乎　高宗紹興二十六年上曰
朕在宮中聲色未嘗經心只是靜坐内省求所以荅天意者
孝宗乾道七年上曰無逸一篇享國長久皆本於寅畏朕近
日取尚書中所載天事編爲兩圖朝夕觀覽名曰敬天圖
七年張權劄奏淮西秋成可望虞允文奏聖德無闕動合天
心上曰君臣之間正要相警戒以答天貺　九年曾懷等奏
郊祀禮成普天同慶且原廟行禮陰雲閣雨既謁清廟瑞雪
應期未明而霽以至青城宿齋貟丘蕆事天氣澄爽此皆聖
德昭著故高穹降格靈貺如此上曰君臣之間正當修飭以

答天旣

經筵論諫范祖禹上哲宗曰聖人之事天也非在於七日戒三日齋執圭幣以享圓丘之時也天之佑聖人也亦非在祭則降福之時也聖人無一日而不事天天無一日而不佑聖人昔堯授舜舜授禹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夫帝王之興受天眷命豈一朝一夕哉由其積行累功素合於天也

韓琦上仁宗曰開應天以實不以文故宋景公以熒惑守心不移臣庶之咎子韋稱君有至德之言熒惑必徙三舍此則以實應天之效也唐明皇以太陽虧蝕悉令赦徒隸之人宋璟謂至誠可以動天不在德音頻降此則以文應天之弊也陛下欽順皇天之誠可謂至矣其於銷伏災眚之道則猶未焉臣苟

不能獻忠盡言使陛下常以禮緇蓄薦牲幣爲修德除患之本則臣豈不上負陛下懼烖修政之意哉　富弼曰人君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姦臣欲進邪説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弼諫爭之臣無所復施言行錄

【文集纂】李太伯曰畏天者昌習天者亡何謂畏天高宗成王是也何謂習天元成是也人之情非所常見而見之必懼懼必畏之情同而所畏不同明王思之以爲在德德修而災異銷然後愈知天之明而德之盛也闇主思之以爲在數故任數而不修德德不修而禍未至然後愈知天無心而數有定也惟天之仁又出災異以申勑之彼必曰前既無定此奚爲哉亦數而已矣災異愈多不懼愈甚耳習於聞目習於見

心習於思習之久則不聞不見不思焉耳然則上帝之怒不足獨當下延衆庶上累廟社甚可痛也嗚呼人不可玩況天乎

敬天二　　以君能立說

策頭人皆曰今日莫急於回天人之心愚獨曰今日莫先於回君人之心蓋福華禍夷者天之心尊君親上者人之心今乃以平日之眷顧而遽形於咎證之洊臻以數百年之愛戴而遽形於浮言之胥動此豈天人之得已哉一轉移之在人君方寸間耳何則日官底日精祲非祥星臺占星象緯示警祥飆從律方以爲豐年之占流星隕晝未幾示興兵之象人孰不曰當急於回天心也鴻鴈离居蕩析失所綿蠻過寄生

聚不安潢池赤子幸無弄兵之憂並邊遺黎莫固按堵之志文孰不曰當急於田人心也愚以為天人之心不難田而君人之心所當回

第段 仰觀天時俯察地利而參諸人主之心切以為是三者同一陰陽之氣轉災而祥變弱而強旋乾轉坤而消災運華故駸新而復生意在君心一轉移耳方當天災流行變怪迭出吾君當惻然而思曰此吾之陽明不足以弭變也彼日而食冏有夷戎之侵五星聚箕唐有天寶之難矧今風雷虹月之頻仍日星風雹之疊見吾其可不燿陽明之德以弭之乎故必清其天君湛其虛府眞能減膳而無珍羞玉食以為奉眞能徹樂而無左絲右竹以為音眞能避殿而無後庭內宴

以爲使星孛入井而罷壽觴宜如我高宗毋徒誇之數日日食之變十有二而無傷於文景富庶之治長星竟天而無損於孝武攘卻之功也　變不虛生緣証而起皇上何不以在我之天印在天之天惟時惟幾必謹敕天之誠出王游行必嚴敬天之實淸天君以絕小星之寵嚴天秩以削綠衣之僭天工之不可曠則舊老在外之杜祁公所當召還也天討之不可廢則擁兵不援之王權所當明正典刑也凡所以祈天永命者無所不至天心茍回天下大勢未有不與之俱回

事料　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咨天戒後鍾離意傳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書序命　宣王遇灾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漢書志　故常修德者本也見異而修

德者末也子楙

本朝眞宗咸平五年唐州地再震司天奏熒惑犯輿鬼陳堯叟曰天文謫見實欲昭示時君今陛下克己愛民河防十餘溢而不決歲復大稔此聖德格天所致也上曰天不欲困生靈耳豈朕德能感之續仁宗天聖五年王曾言夏秋大旱皆臣等輔政無狀以致厥咎上曰當與卿等共脩政事以答天戒　慶曆三年上曰天久不雨將害民田比欲下詔罪己撤樂減膳又恐近於崇飾虛名不若夙夜精心密禱爲佳爾七年詔曰自冬迄春旱暵未已五種弗入農失作業咎自朕致民實何辜與其降疾於人不若移災於朕續神宗熙寧三年上諭王安石曰聞有三不足之說否安石曰不聞上曰陳

薦言外人云今朝廷以爲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　七年上以久旱憂見顏色欲盡罷保甲方田等事王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不免今旱暵雖逺但當益修人事以應天災不足貽聖慮耳　䌹高宗建炎三年霖雨不止可召郎官以上赴都堂各言朕過失庶可收人心召和氣銷天變　三年初日蝕僅四分未幾退吕頤浩曰陛下嚴恭寅畏天鑒精誠宜感格如此上曰朕常夜覩天象見熒惑躔次稍差食素已二十餘日須俟復行軌道當復常膳　䌹孝宗淳熈二年上曰朕以久陰祈求未應獨不曾决獄昨日欲批出方下筆而風急起雲陰吹散至晚開晴一念之誠隨即感應七年上曰近頗乏雨昨晚方欲禱祈半夜遂得雨笑曰此雨

從何處來趙雄曰從陛下方寸中來人主一念克誠天實臨之陛改

敬天三　　以敕正君心立說

策頭 主一之謂敬人君存心以敬當無窮人臣愛君以敬亦無窮於其歸美之中而寓其責難之義必欲君心之敬無時而或息則人臣愛君之心白矣故夫誇中命用休之盛不若賡勑天之歌詠神祇安樂之休不若陳敬之之頌

策段 天天生民而立之君謂之天子而大臣則天子之家相也天子於深宮之中以一身之微而居乎億兆人之上崇高富貴莫與京也所恃以警其心者惟天命之靡常而天威之可畏耳古今人主孰不曰吾能敬天也然而其言恍辭朝浸

暮淫或導之以佞詼則毋至於怨乎天嗚劒抵掌鞭弄笏畫或誘之以功利則復至於怨乎天羊車前導鄭衛後隨妬寵而負恃爭妍而取憐或蠱之以宴游則遂至不畏乎天甚而眩之以高談惑之以異論休咎而諉之數存亡而歸諸命則一切盡棄乎人事而惟委之天吁此豈獨人主之過哉蓋亦無大臣者將順而正救之故易抑畏而為縱肆轉祇懼而為弛慢勢所必至

蓋主一之謂敬惟人主悠久不息者能持之有一念之變移猶不足以言敬也愛君而主敬惟人臣忠藎無極者能陳之有一辭之溢美者不足以言愛也幸三靈之已格而無以益加其黽勉之誠幸景貺之已開而無以益堅其對越之素則

人主以敬存心者息矣豈所謂主一之敬乎知中興之可詠而無以益致其規儆之忠知治象之可歌而無以益贊其忱恂之運則人臣以敬愛君者虧矣豈所謂主敬之愛乎

書經 舜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書益稷 成王曰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書洛誥 召公曰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詔本朝司馬光奏臣伏見陛下踐位以來災異尤甚彗星彰見飛蝗害稼當此之際群臣宜勸導陛下以祗畏天命勤恤民隱克己謙約博求至言以消伏變咎乃致善祥而朝廷晏然曾不爲意或以爲自有常數非干人事或以爲景星嘉祥更當有禍此皆群臣諂諛之罪陛下豈得不省寤而深思哉

敬天四

以定其天君立說

【策頭】有有形之天有無形之天有形之天在上之天也無形之天在茲之天也在上之天者天之天也在茲之天者巳之天也天之天惟聽其自然巳之天必盡其當然以此之當然應彼之自然則巳之天定而天之天亦定而天變弭矣

【策段】天心不難回君心定則天心回矣民心不難收君心定則民心收矣此理之在天地間斷不可易有天下者可不懼哉七年之旱湯之變也而六事自責則彼蒼之景命回矣萬民之散宣之憂也而勞來一形則吾民之生氣回矣即是而觀則有形之變其眞有邪無形之變其眞無邪抑將制吾無

形之變以消有形之變耶
夫所謂有形之變者吾嘗求諸蒼蒼之天矣豈非星文屢愆
風雷示變有以駭吾君之見歟又嘗求諸蠢蠢之民矣豈非
內地陸梁外患叢委有以駭吾君之聽歟然桑穀共生治道
復興淮夷弗靖兆民底綏特在夫人主之一警悟耳夫所謂
無形之變何如哉不在天不在民不在敵國外患而在人主
之一心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宮庭之間蟊賊生焉衽席之上
刀鋸森焉左右之習機穽設焉以之而任人吾見鴟鴞翔而
鳳凰伏矣以之而聽諫吾見黃鐘毀而瓦釜鳴矣以之裕國
而固邊吾見江河瀕危而棘門兒戲矣國家之變孰大於此
事料 舜命禹曰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大禹謨 禹曰

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益稷成

王召公曰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詔文王

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　又文王惟克

厥宅心立政　本朝喬行簡奏寧宗在位三十餘年寅畏天命始

終不渝一旱蝗之灾一星象之變非但敬於祈禳禱祠而已

慈仁之念上通帝心恭儉之德邃古莫及可謂有敬天之實

又劉子翬云萬慮俱亡一敬而已視如對日星聞如驚雷霆

食如盤誦銘寐如几宣箴坐如立記過之史行如隨糾非之

吏中存是心發無不應也夫參於昭昭者敬之名也應於昏

昏者敬之實也

其獻策收結等段並見第一套